64.

威尼斯影展
國際影評人周競賽
最佳影片

台北電影節 開幕片
台北電影節 評審團特別獎

釜山影展
東京影展
香港亞洲電影節

主演 桂綸鎂 莫子儀 賈孝國



最遙遠的距離

導演 林靖傑

the Most Distant Course

最接近愛情的地方



11/2 聽見愛情

即使來到東海岸，依舊逃離不了的孤獨感

最遙遠的距離
導演訪談紀錄

撰文者/張晉豪、何昆霖

「你知道我在哪裡嗎？」小雲對著錄音筆這樣喃喃說著…
原以為放逐自己到遠離城市喧囂的東海岸，能夠找回生活的目標。可是不管海風如何吹拂，原本在城市裡累積的苦悶情緒，卻依舊沒有開朗的跡象，反而越來越發濃烈……

電影「最遙遠的距離」，是青年導演林靖傑在蟄伏多年後，推出的重要電影作品，即使這位導演的知名度在台灣一般民眾的認知裡並不高，但在電影圈裡許多文化人的心中，林靖傑導演卻是後生可畏的代名詞。事實上，當2003年「最遙遠的距離」一企劃案被送入公視人生劇展審核時，便已引起相當多評審的重視。並且在經過艱苦的四年拍攝期，終於2007年完成後，便一舉囊括國內外各大影展的獎項，也使得一向只習慣於錦上添花的國內媒體，終於注意到這位年輕導演的存在。

今次有幸邀請導演蒞臨本校宣傳，本社也特別在活動後藉機訪談林靖傑導演，並與其淺談此部電影。

電影簡介

小湯(莫子儀飾)、小雲(桂綸鎂飾)、阿才(賈孝國飾)，在面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時，不約而同的來到了藍天碧海的東海岸。小湯失去女友後，想藉由錄下自然界中純樸的聲音來挽回女友；小雲剛搬到新家卻不斷收到寄給前房客的錄音帶，但這些錄音讓過著苦悶生班族生活的她，有個心靈寄託的場所，於是小雲想要找到錄下這些聲音的男子；心理醫生阿才，總能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剖析病人的心理問題，到頭來卻發現原來自己或許比那些病患更需要治療。毫無關聯的三人將會在東海岸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？

台灣少見的聲音電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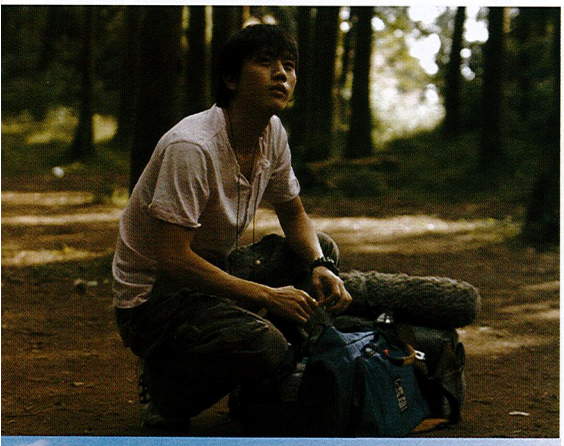
「最遙遠的距離」一片中，一開始第一幕沒有配樂，沒有對白，沒有太多的鏡位，僅有主角起床的棉被摩擦聲及出門時關門的聲音。就足以窺見在這部電影裡，「聲音」所佔有的重要性。相較一般主流電影所強調的影像刺激，強調聲音的電影，是較為稀少而罕見的形式。一般商業電影講求聲光效果的直接衝擊，也就是對視覺與聽覺的雙重刺激感，但是大部份的觀眾多半只僅察覺到視覺的表現，而往往忽略了聲音對觀眾情緒的感染，往往亦有著決定性的功勞。有鑑於此，導演便在劇中安插了一個錄音師小湯，用大自然的聲音作為主軸，藉此貫穿整部電影。

脫離現實的主角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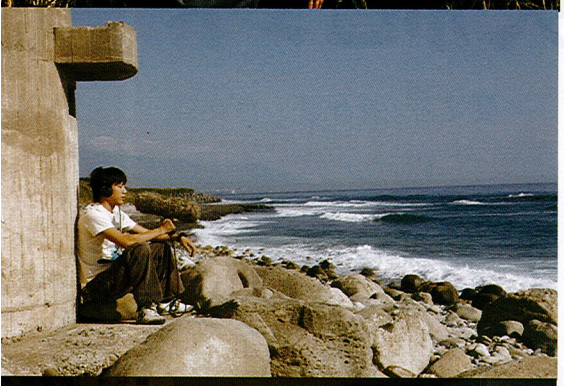
片中的女主角小雲，是個剛搬入新家的上班族。大凡一般人換個新環境時，本應該都會感到氣象一新的，可是在影片的鏡頭下，她卻癱軟得坐在牆壁旁，一臉落寞得面對著滿屋的雜物—這是第三者的生活，雜亂且飄忽。

然而，當小雲在無意間接到小湯不斷寄來的錄音帶後，她卻彷彿找到了一個逃離現實困頓的契機。每當她聽著錄音帶，就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，一個無須面對苦悶與孤獨的世界。漸漸地，她便開始依賴起錄音帶，甚至與錄音帶裡的聲音談起戀愛來。於是最終，小雲決定離開充滿謊言的第三者生活，來到了東部尋找著這純真的聲音，以及這名不認識的錄音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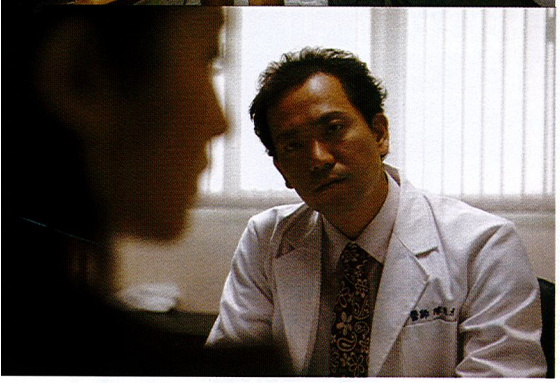
小湯是片中最為不定的角色。一開始他便因為工作遲到而急急忙忙地離開住處，但是卻忘記了他早已沒了工作了。而後他錄製錄音帶的舉動，看似想挽回愛情。而實際上，卻連他那份想挽回的心意，對方都沒辦法接收到，反而陰錯











陽差地給了小雲一絲希望。儘管小湯小雲之間的關係，確實因為錄音帶而有了一陣短暫的聯繫，但依然薄弱得很，於是等到這層關係斷了，兩人終究還是得要回頭去面對現實。

怪異而無助的醫生

相較於小湯跟小雲，劇中的精神科醫師阿才的角色相當引人注目。除了影片一開始略為點到阿才從城市裡出走到東海岸的動機外，他似乎就沒被給予比較能帶動情緒表現的劇情轉折。但實際上，他卻在劇中其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。

這部份，導演給了他三幕極為特別的場景：與病人近乎叫罵似的談話、嫖妓時的角色扮演、被仙人跳。這三幕具有帶動阿才性格塑造以及延伸劇情的重要性。精神科醫師一般被認為是支持病患度過困境重要支柱，然而，倘若醫生自己發生困難時，又有誰能幫助他呢？到頭來，醫病的人往往無法醫治自己，能幫助別人的人，不一定能讓自己獲得幫助。因此心理醫師這個角色，其實也暗示了城市人內心深處那份無法被消除的鬱悶。同時導演又刻意在其身上安插了些離奇的劇情，來加強阿才那份難以宣洩的苦悶情緒。使其一直被累積著，毫無釋放的機會。直到了劇末，導演才給予他一個沉悶的，開放式的結束。

最遙遠的距離 獻給好友陳明才

如前面所言，阿才這個奇怪角色，相對於小湯與小雲，多了一種壓抑但又不能輕易顯露出來的情緒。導演表示，這個角色原本是為了一位舞台劇演員「陳明才」所量身訂作的，同時原也打算由陳明才來演出。他特別強調，這並不是指劇中的角色阿才就是現實中陳明才的翻版，導演的意圖，是要讓陳明才發揮他的演員天份，演出一個性格帶有強烈矛盾與苦悶的角色。但是在即將開拍時，陳明才卻因為不堪長期憂鬱症所擾而自殺了，因此最遙遠的距離的拍攝計畫也延宕了很久。

談到這裡，讀者可能不禁會想問：陳明才究竟何是許人也，竟然可以獲得這位導演如此青睞？

導演語重心長的說，陳明才是他在劇場認識的天才演出家。他於剛畢業那幾年進入賴聲川的劇場後就已一鳴驚人，巡迴演出得到不小的迴響。就當他聲名逐漸鵲起時，他卻選擇急流湧退，離開台北主流藝術圈，到台中當個鐵工廠工人。原來他對表演自有一套想法，不願意照本宣科，一心想將透過自己的摸索感受，將每個角色互動間，最深厚細緻的情愫給表現出來，而不是一味迎合大眾胃口而刻板演出。

在大約2002年時，導演與他約定要給他一個讓他盡情發揮的角色。當時陳明才已經有了多年的躁鬱症病史，由於長經以來，經歷了無數次躁期與鬱期情緒劇烈變換的折磨，也因此接觸過許多心理諮商師，故深諳心理諮詢這領域的職業作為，也是為什麼後來導演要安排一位心理醫師角色的原因。其實原本在給陳明才的劇本中，有著更多空白部分可以讓他即興演出，然而由於陳明才的猝逝，此部電影的進度只好暫時停工。直到經過了幾年的沉澱，導演為了實現諾言，還是決定將這部電影繼續拍攝下去，之後終於在許多文藝工作者的幫忙下，於2007推出了這部電影。

那原本專屬陳明才的部分呢？導演表示，儘管某些橋段因為失去陳明才，不得已只好將其寫死。所幸絕大多數劇情陳明才在先前討論，就已經擬好演出大綱，因此在本片中，我們仍然可以瞥見不少源自於陳明才的巧思。

後記

儘管負責本此訪談的多半都是新人，但出人意表的是，在當晚和林導演訪談的過程遠比當初想像中來的順利。而導演親切、低姿態、有問必答的態度更是令筆者印象深刻。當導演像個說書人般在應對我們的訪問時，也不時可感受到他對於電影行銷的無力感，這或許也是近十多年來，在台灣許多電影文化人共同的夢魘。

據筆者觀察，近年來台灣許多電影的題材越來越豐富，行銷與拍攝手法也呈現越來越多的面向，然而台灣電影文化產業的振興，除了靠政府文創政策的鼓勵。終究還是得回歸整體社會大眾的支持，才能有真正長足的進步動力。

當我們的社會在近年來不停強調文化再造與創意強國的同時，不妨到電影院買個坐位，細細品嘗一部國產好電影，同時，也可以給國內眾多文化工作者們走下去的力量。